

论空符号

——与韦世林教授商榷

曾庆香

摘 要：本文主要对空符号的内涵、外延与判断进行思考与分析，指出空符号的内涵为：能指为能被感知到的“无声无色无形”的空无，即能指在物质上处于缺失状态，但却能被感知，并且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本文不赞成把所指对象为空无而具有物质性能指的符号称为符号。其次，本文认为，符号的空档与缺位是以一种/个符号的标准衡量另一种/个符号的结果，从长期来看，一个符号系统并不存在空档与缺位，它更不是空符号。接着，本文指出许多被误解的空符号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推理，并不是符号。最后，本文指出空符号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空符号 零符号 逻辑推理 能指 空无

DOI:10.13760/b.cnki.csalt.2017.0003

在拜读我国著名符号学者赵毅衡的《符号学》时，其开篇的“空符号”一下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为了解这一现象，笔者进行了一番力所能及的文献搜索、研读与思考，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纷繁的“空符号”：名同实异

空符号在国外被称为“零符号”(zero sign)^①，主要用于研究语言词格的零标记现象，最早源于索绪尔对词尾的无标记即零标记成

① 国外的“零符号”(zero sign)指能指缺失组成部分，与国内学者的零符号所指对象并不一样。国内的“零符号”指与数学“0”有直接渊源的符号，表示“空空如也”或“空洞无物”，“这一列什么也没有”。零符号就是意指空无(signifying nothing)的符号。与韦世林教授的部分空符号(即或有声，或有形，或有色的能指，但所指对象为空无，见下文论述)重合，参见王东、李兵：《罗兰·巴尔特的零符号思想与“越界”伦理》，《北方论丛》，2013年第6期；聂丽君、李兵：《零符号理论：少数民族研究中的新维度》，《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

分的研究。索绪尔在此基础上指出：“物质的符号对表达观念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可以满足于有无的对立。”^①之后，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也用零符号来表示词格形式中的零词尾现象。^②接着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学原理》中把无标记的词项称为“零度”：“准确地说，零度并不是虚无（这点常被误解），而是有意义的缺席。……‘零符号’说的是外显能指的缺席本身也是一种能指的情况。”^③由于语言学中的零符号主要用于研究词尾的标记现象，如单复数、属格，过去式与现在式等，因此零符号又被称作“零成分”（zero-element）或“无标记”。由于“零符号”主要运用于语言的词尾研究，从属于整个词语，因此在能指上并不是完全空无。^④所以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指出，能指是中介体，物质于它是必需的。当然，国外也有学者研究整个能指是空无的现象，如艾柯所举的例子：汽车不打灯，表示“我将直行”；旗舰上不升司令旗，表示“司令不在舰上”。^⑤

国内学者对空符号的关注与探讨始于著名的王希杰教授发表于《语文月刊》1989年第2期的《语言中的空符号》一文。^⑥而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则为韦世林教授。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教授的专著《空符号论》。两位教授的开拓性研究，尤其是韦世林教授的系统全面的长期研究，让我心生敬佩。

目前学者对“空符号”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第一，王希杰教授的界定：空符号是符号的空档与缺位。“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有许多事物千真万确地存在着，但却的确并没有相应的语言符号。初学英语的人，被现代英语中的Φ（鸡）：[horse（马）-ox（牛）-sheep（羊）-Φ（鸡）-dog（狗）]惊呆了，在现代英语中没有一个与现代汉语中的鸡等价，与现代英语中的horse-ox-sheep-dog可以并列的符号，所以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6页。

② Roman Jakobson, *Zero Sign*. In Linda R. Waugh & Morris Halle, eds., *Russian and Slavic Grammar*. New York: Mouton, 1984, pp. 1-14. 转引自 Robert M. Cantor, "Zero Sign Duality in Visual Semiotics". In De Gruyter, eds., *Semiotica*. New York: Mouton, 2016, pp. 209-214.

③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2页。

④ 国外绝大多数研究中的零符号和零成分都是指语言中的无标记现象，因此也暂不列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⑤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6, p. 55.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⑥ 国内的语言无标记研究要早于王希杰教授的此文，但不以“空符号”来命名无标记现象。有文章指出无标记现象是语言中的零位现象，如徐盛桓的《语言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山东外语教学》，1985年第4期）。

只好写作 Φ ——空符号。”^①

第二，韦世林教授的界定：“无声、无色或无定形”的“空白”“停顿”“中断”“距离”“空位”或其代码“0”“ Φ ”“零 $\times\times$ ”“不 $\times\times$ ”等的一类特殊符号。如口语交流中的“停顿”“沉默”，传统中国画中的“留白”，自然数符号系统中的“0”，音乐乐谱中的“休止符”，社会价值体系中的“零犯罪（使‘犯罪’为空）”“不争论（使‘争论’为空）”，等等。^②

第三，赵毅衡教授的界定：“作为符号载体的感知，可以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缺失”，包括“空白、黑暗、寂静、无语、无嗅、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等等”。即空符号是符号被感知的部分即“物质”的“缺失”。粗略地看，赵毅衡教授赞同韦世林教授对空符号的界定，但仔细研读可发现两位学者的界定的区别。

综上所述，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所指存在，且能被认知。不同在于，王教授认为能指缺失，而且不能被感知，即符号系统存在“缺位”与“空档”；韦教授和赵教授则认为，能指只是在物质上缺失，但却能被符号使用者感知；与此同时，韦教授还认为，所指表示“空无”，但能指在物质上并非空无的“0”“代沟”“零 $\times\times$ ”“不 $\times\times$ ”等也是空符号。

王教授和韦教授都认为自己与对方的界定名同实异，两人的“空符号”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现象，而且王教授的“空符号”并不是符号。因此，韦教授建议将王教授的“空符号”改称为“符号空”或“无符号”。^③

本文中的“空符号”指整个能指都为空无，而不指某一成分的缺失等现象。

二、符号系统“空档”与“缺位”的现实与文化因素

虽然王教授所提出的“空符号”因缺失能指而并非一种符号，因为符号的构成要素是能指和所指，二者缺一不可，但是王教授提出了两个深刻而宏大的问题。一是符号与权力的关系，如王教授指出，汉语里有学生对男教师的妻子的称谓，即“师母”，但缺失对女教师的丈夫的称谓。^④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中国近现代以前，由于性别歧视，女性极少有受教育的机会，遑

① 王希杰：《潜词和空符号的再认识与空符号学》，《文化与传播》，2012年第1期。

②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页。

③ 王希杰：《潜词和空符号的再认识与空符号学》，《文化与传播》，2012年第1期。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④ 王希杰：《潜词和空符号的再认识与空符号学》，载于《文化与传播》，2012年第1期。

论从事教育工作,因此教育工作者基本都是男性。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因此老师的妻子便被称为师母。近现代之后,受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不少女性走上了教育岗位,因此便出现了“学生称呼女教师的丈夫”的需求。虽然偶有“师公”的称呼,但极其少见,学生一般会以男性的职业来称呼,如女教师的丈夫是法官,便会称呼其为“×法官”。若男性的职业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不那么令人肃然起敬,则会称呼其为“老师”。因此可认为,在我国,由于男权意识的影响,对男性的称谓很少会依附女性。显然,王教授认为汉语中缺失学生对女教师的丈夫的称谓,是以“老师一家人”这一称谓的标准进行衡量,即认为“老师”是主角,其家人为附属人物。但当这一标准遭遇强势的男权意识时,自然难以执行,便由另一命名标准代替。因此这并非符号空档与缺位现象。

二是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王教授认为,“空符号”大量存在于跨文化之间,如上述的“鸡”,又如“一本书”中的“本”在英语中便是空符号,“花甲之年”在英语中为空符号,而“golden age”(65岁)则在汉语中为空符号。这种所谓的“空符号”,其实是人们以一种语言的标准衡量另外一种语言的表现。如在英语中,可数名词不存在“量”的概念,但中国人往往用汉语的思维来学习英语,因此认为英语不可数名词缺失量词。又如中国因为家族观念、长幼等级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强烈,所以存在着“伯伯、叔叔、舅舅”和“姑妈、伯母、婶婶、大姨、舅妈”等严格区分亲属的称呼,但对于不那么重视家族和以个人主义为特色的英语文化而言,有了“uncle”和“aunt”的称谓便足矣,因此他们完全没有称谓语空缺的感觉。

当然,不可否认,在符号创造中,会存在暂时的能指空档与缺位的现象,因为人类的符号化过程一般是先发现或创造事物(包括现实中的事物,也包括想象中的事物)、观念等,即所指,然后再依据规则、现有符号系统及其境况创制能指。以天体命名为例。国际天文联合会(IAU)是全球天文学家认可的能为天体命名的主要机构。为了能给予任何天体一个明确的名称,该会建立了一个命名系统,为各种不同的天体命名与排列顺序。当天体被发现时,国际天文联合会的天文学家经各种观测核实后先发给该天体一个表示类别的编号,而对彗星、小行星或者卫星,则另设会议讨论选择另外的英文作为固有名字,以取代难记的编号。

总之,否认王教授的空符号或者说能指空缺,并不是说世间万事万物都已有了相对应的能指来指代,而是指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事物,它们或者不为人所见、所知,或者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想象生活(包括虚拟生活)都不相干,因而没有必要将其符号化;或者已有其他方式或符号指代,因而不需要按照

另一种标准再将其符号化。

三、误认为“空符号”的逻辑推理

韦教授对“空符号”进行了多种分类，其中一种是按符号的表现程度分为两种：一是直接表现的空符号，表现为“无声无色无定形”的“空白”等，与赵教授的空符号相似，即能指能被感知，但却为非物质形态，如口语中的“沉默”、音乐中的“停顿”、绘画中的“留白”；二是间接表现的空符号，借代码“0”“Φ”等表示的“空位”“否定性存在”，如“0”“Φ”“零犯罪（使‘犯罪’为空）”“不争论（使‘争论’为空）”。^①

她的这两类“空符号”，第一类根据能指在物质上是否空缺来判断，第二类则根据所指即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是否为“空无”即“否定性存在”来进行判别，二者的标准显然不一。笔者以为，根据所指是否为“否定性存在”来判断“空符号”有些不科学。一是因为表示“否定性存在”的符号并不少，如“空”“无”“空空如也”等，且可以用“零××”和“不××”来表述的现象也实在太多。当然不能以个数的多少来否定一类符号的存在，但是如果表示“空无”即“否定性存在”的符号为“空符号”，那么表示“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想象世界或虚拟世界的事物或动作，如孙悟空、猪八戒等”的符号是否就应该是“虚符号”？这种分类的目的与价值是什么？二是因为这类符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能指不缺失，既存在着语音，也存在着字形；所指也不缺失，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都有空无的现象。

韦世林教授对空符号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有些观点非常正确，如口语、音乐中为了区分意义的人为停顿、段首的空两格等具有明显的约定俗成特性的“空白”“中断”是空符号。但是韦教授在《空符号论》中指出的所有的“空符号”真的都是空符号吗？

韦教授非常有创意地按维度高低把空符号分为六种，下面我们逐类分析韦教授的空符号。

（一）一维符号系统“口语语流”的空符号

韦教授指出，一维的空符号即“停顿”“中断”“静场”“沉默”等无声形式。^②不可否认，许多场合的“停顿”“中断”是空符号。口语语流中长于一

①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②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个人换气时间即自然停顿,并且表达了语句的暂时完结等含义的停顿,是空符号,如一个分句或句子结束后通常停顿的时间稍长于自然停顿,这个停顿便是空符号,这些停顿在书面语中往往会用标点表示。但是口语语流中的自然停顿是人类的本能表现,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人类需要换气呼吸,如每个音节后面的停顿,这些自然停顿并非空符号。音乐中的停顿也是如此,只有“空拍”的停顿才是空符号,但再快再连贯的钢琴弹奏,无空拍的音与音之间总是会有中断(慢弹时这些中断非常清楚),这些停顿也是自然停顿(即手挪动位置的瞬间)。自然停顿在乐谱中不需要任何符号进行指代。

自然停顿与中断就像大自然中的两棵树、两株草中间自然会存在一些空隙一样,不能说这些带有本能性质的停顿与中断是一种符号行为,就像不能说人类控制不了的打喷嚏的本能行为是一种符号行为一样,因为这些停顿未指代任何意义。

在演讲中,停顿可分为生理停顿、逻辑停顿、感情停顿和语法停顿,一般来说,后三种停顿可以被认为是空符号。有些口语语流会因为作为空符号的中断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如:

父亲:你郑叔叔来过了吗?

儿子:来了郑叔叔亲了我和妈妈走了。(本应是“来了,郑叔叔亲了我,和妈妈走了。”)①

口语语流中的语气,如反问、诘问、愤怒、感叹,则更非由停顿与中断形成,而是由讲话者的音调促成。

至于对话中“沉默”所表示的含义,如“情书石沉大海”,男士的“你愿意嫁给我吗”问话后,女方的沉默,其中所具有的拒绝的意味并非是“沉默”固有的含义,只是人们根据当时当景按逻辑推断出来的结果。这就正如“烟”与“火”、“树叶变黄”与“秋天来了”,它们并非能指与所指的意指关系,而只是因果关系。

我们知道,汽车行驶到交叉路口时只有左转、右转和前行三种情况(掉头事实上是连续左转)。按交通规则,汽车“左向灯+亮”是一种符号,表示“向左转或向左并线”;“右向灯+亮”是一种符号,表示“向右转或向右并线”。那么表示直行只有“左右灯+同时亮”和“不亮的转向灯”两种选择。显然,同时打亮左右转向灯技术上不能实现,即使可以,也是一种愚笨的办法,因为它既麻烦,又耗费资源,不符合经济原则。因此,“不亮的转向灯”

①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自然地表示直行。通过如此简单的推理就可得出，汽车不打灯表示“直行”，并不需要符号的意指。其次，“不亮的转向灯”并非彻底的空符号，因为“不亮的转向灯”在物质上是存在的，而不是空缺的，就好比无标记的词语，“不亮的转向灯”是词语的原形，而“亮光”是词语的后缀。又如按照英国王室传统，君主在皇宫时，要悬挂君主的旗帜，君主外出时，其旗帜也要跟随同行，即君主与君主旗帜总是同时出现。据此可以推断，当君主旗帜在白金汉宫缺失时，在皇宫中女王也处于缺失状态。

那些侦探大师之所以能知道许多常人不知道的信息，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常人未掌握的符号，而是因为他们善于推理，如《吕氏春秋·重言》曾指出：“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不是说他们掌握了很多的空符号，而是说他们善于推理，因为符号一定是约定俗成的，如果他们能掌握，那么一般人也就能了解。

（二）二维符号系统“篇章文面”的空符号

按照韦教授的论述，二维符号系统的空符号包括绘画中的留白；报刊书籍版面中的空白、空格，如段首的空两格，排版中的天头地脚，任何规格的字距、行距、边距等都是空符号。

笔者以为，具有很强的约定性的段首空两格是空符号，但绘画中的留白却不是空符号，而是符号。同理排版中的天头地脚，任何规格的字距、行距、边距，英语单词与单词之间的空格之类的所有人为制造的空白、空格都是符号。第一，人为制造的东西并不都是符号，比如婚纱、警服等服装是符号，但并非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符号。很多人造品是物品，但不是符号。第二，是不是符号，主要看是否指代意义。正如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存在着空间，这些空间是种本能要求或生存的必然需求，汉字的字距、英语单词与单词之间空格同样也是一种必然需求，不然，人们难以阅读。至于天头地脚、翻口订口等空白，显然是为了便于装订及阅读，或为了美化版面，而不是为了传达某种意义。因为即使在天头地脚的空白处仍排有文字，也完全不会改变原来的意义，如在纸张稀缺的时代，有些书籍基本没有天头地脚。

如上所述，绘画中的留白是符号，但它们并不是空符号，因为它一般是用来意指白色的云、烟、雾、水、天等缥缈景象，“画山水时，留白是高天浩渺；画鱼虾时，留白是静水流深”。备受推崇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画面上只有一叶扁舟浮于水面，一个渔翁独坐于小船一端，全神贯注于垂钓。此以几乎全是空白。正是这片空白，表现了空旷的江面和远处水天相接的景象。在形状上，画家们所留出来的“空白”也像似所指对象，如齐白石画虾，

通过留白，一节节的虾身显得透明而富有弹性，这虾身的“留白”就是虾身体的形状。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即画家的所留空白要做到有形，起到造型效果。也就是说，绘画中的“留白”是有形状的，是可见的。只是绘画中的留白作为能指在物质上与背景色一致，并与背景重合，让人误以为它们的能指是无形的。

至于韦教授所举的如下周振中的诗《英雄纪念碑》，笔者以为既是诗歌，又是绘画，利用文字和“留白”两种符号（而非空符号）塑造了一座纪念碑的形象（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舔功》也是如此）：

一
尊
巨
大
的
磨
刀
石
砥砺着
民族的意志

（三）三维符号系统“建筑系列”的空符号

韦教授指出：“建筑物周边应有环境空间，建筑物内部要设置建筑空间，这些伴随建筑物的‘空间’、‘间隔’等，就是建筑空符号。”^①

笔者以为，把建筑物周围的空间和内部的空间看作空符号有将符号泛化之嫌。任何一个设计师都不会否认，房屋外的间隔和室内的空间设置，不是为了指代事物，而是为了实用，譬如楼间距主要是为了满足采光、通风、隐私、防噪和视觉卫生（即避免视觉干扰）等实际需要。事实上，房屋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功能区域的划分，并不是由空间决定的，而是由房屋结构与人类的生活起居习惯来决定。譬如卧室一般要求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和通风性，所以房屋靠里的南面与北面一般设计为卧室，而会客需要宽敞明亮，所以客厅一般被安排在入户门的南面。这些室内室外的空间设置显然只是为了实用。当然，实用之物如果指代了其他事物，也可成为符号。然而，这些

^①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空间除了代表自己之外,并不代表它物。能否说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指代了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譬如窄小的长方形空间指代厨房,宽大的长方形空间指代客厅?笔者以为,非也。因为宽大的长方形空间还有办公室、会议室、卧室等,窄小的长方形空间还有走廊、储藏室等。

同时,韦教授在《空符号论》中指出,建筑空符号的分隔功能使得此建筑物与彼建筑物区别开来,此房间与彼房间区分开。首先,笔者以为不是建筑空符号即空间区分建筑物、房间,而是木头、砖头或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墙壁区分空间。其次,即便是建筑内外的空间具有分隔功能,也不能说它们就指代了其他事物。因此,建筑方面的空间并非符号,也就不是空符号。

(四) 四维符号系统“舞蹈表演”的空符号

四维的空符号是动作的瞬间定格、动作的中断、静场,包括舞蹈中的间隔、静止、定格、亮相和幕间休息,体育活动中教练要求的暂停、中场休息。^①

不可否认,舞蹈本身就是符号,是以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符号形式。^②舞蹈的符号就是一个个动作,但是舞蹈动作的静止、定格与亮相并非无形,即其能指并非不可见,其物质并非是缺失的,因为静止、定格与亮相时,动作还在舞台上展示着,只是没有运动而已,观众还是在欣赏这些静止的动作符号。

至于舞蹈中的幕间休息和体育活动中的暂停、中场休息,笔者以为这些是人类的活动,但并不是符号表达。不可否认,表示将要幕间休息的语言及表示暂停和中场休息的哨声是符号,但是休息本身并不是符号,因为它未指代任何其他事物。在人类的活动中,很多行为并不是符号,它们只是活动本身而已,如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走路、吃饭、工作、休息就并非符号。

(五) 多维符号系统“人际交往”的空符号

韦教授指出,多维实符号是人们的具体行为,多维空符号是行为之间的距离或者对于行为感知到的距离,如代沟、“搞不拢”“合不来”,或者对于行为的放弃、转移,等等。

交往距离看上去具有符号特性,但事实上,它具有很强的本能性,如刚刚学步的幼儿看见亲爱的爸爸妈妈就直扑对方怀里,这就是人际交往中的零

①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②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距离。小狗、小猫、小鸟之类的宠物都是如此。因此,无论人类还是动物,对交往距离的把握基本上是无师自通,不具有符号的习得性。这与婴幼儿饿了、不舒服了就哭,饱了、高兴了就笑一样,是一种本能反应。饿了、不舒服了、生病了与哭声前后相继,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人们误认为哭声是饿了等的符号。但这些行为与其意义就像烟与火一样,烟所携带的火的含义只是人们根据经验推断出来的,烟并不指代火,而只是火的信号,同理哭声也只是饿了、生病了、伤心了的信号。学者们所认为的作为符号的“交往距离”,其实也是为了实现交际目的,正如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提出的人际交往物理距离是为了谈论机密、私人、非私人事项,而不是指代亲密、疏离等意义。^①至于人们从交往距离之中读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还是疏远,那是根据经验与因果关系而进行的推断,并不是距离所指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韦教授指出,交往距离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节,如陌生人间交往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会超过3米,而在拥挤的公众场合则会缩短到0.45米,甚至零距离。如果距离是符号,即距离远是一个符号,距离近又是另一个符号,那么距离延长或缩短,说明能指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所指必然发生变化。但在交往距离随环境条件而改变的情况下,它的所指依然不发生变化,说明距离并非符号。因此,交往距离是符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与此同时,韦教授认为如下的回避、放弃、转移是空符号:

拜访者:人活着真没意思。

智者:是的,人活着是真没意思,但人死了就更没意思了。^②

笔者以为,智者只是通过巧妙的方法结束了难以说清的话题,或者为拜访者指出了迷津,并不是运用了空符号。因为在这里,智者不仅结束了能指,也结束了所指。“智者的回避”表示“对话题不感兴趣”或者“问题无聊或无趣”,这同样是推理,而不是指代。

至于诸如代沟、“合不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表达,笔者以为更不是空符号,因为空符号不是指所指对象是虚拟的或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而是指能指在物质形态上是空无。

另外,韦教授指出“脑子一片空白”表示的思维中断便是跨维符号系统中的跨维空符号的代表。笔者仍然认为这里的“中断”是一种不可控的本能行为,而不是符号活动。至于另一个跨维空符号的代表“空集合”或“Φ”事

①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② 韦世林:《空符号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实上是一个实符号，只不过它的所指对象为空无而已。

四、结语：空符号的判断

符号的判断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和迷惑性，空符号因能指的物质性缺失，其判断的难度和迷惑性更胜一筹。但万变不离其宗，空符号必须具有符号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指代性和约定俗成性。在判断空符号时，应谨防把携带信息等同于指代意义，如“某人结巴的话语”携带了“某人紧张”这一信息，但却并没有指代“某人紧张”这一意义。因此，在判断空符号时，也可依据符号的可复制性、可控性、人为性与习得性、理据性与非必然性、交际性和展示性等几个标准。^①

除了上述的标准，我们还可以借鉴语言研究中判断零成分的如下标准：

(1) 表现性 (Expressiveness)：

零符号必须表达一个清晰明确的内容 X。

(2) 排他性 (Exclusiveness)：

这个内容 X 不能以自然的和系统的方式指派给一个非零符号。

(3) 对比性 (Contrastiveness)：

这个零符号必须与一个表达内容 Y 的非零符号形成对立，这样零符号的内容 X 与内容 Y 形成对比（零是一个选择项的有意义的缺席）。^②

作为语言分析工具的“零”的概念已经得到如此多的研究，尚且存有争议，那么表示能指空缺的空符号研究尚少，具有争议，就不足为怪。因此本文只是与《空符号论》的作者韦世林教授商榷，也只是抛砖引玉，笔者还会对空符号作进一步的思考。

作者简介：

曾庆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曾庆香、张敏：《面部表情都是符号吗——论符号判断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期。

② Peter Juul Nielsen, "Jakobson's Zero and the Pleasure and Pitfalls of Structural Beauty", *SKA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vol 12, no. 3, p. 399.